

鱼禾
言语



必以血书乎

古以至今,为文讲究发愤而成。司马迁有名言曰:“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《兵法》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《孤愤》……”似乎把文字摆弄得出色的,全是被逼上梁山的好汉。

我是不以为然:被拘者多了,都有《周易》吗?受厄者多了,都有《春秋》吗?不幸可能会激发人去著述,当然不等于说“一个人有所著述,是由于不幸”。其中的逻辑错误,小学生都可以指出。

不独国人这样看。西方有个传说:有荆棘鸟,从离开巢窝起就在寻找荆棘树,找到了,就把自己的身体扎到尖刺上,鸣唱而死。文人以荆棘鸟自况时,生存的不得意仿佛就可以形而上之。缪塞说:“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,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。”尼采说:“一切文学,余爱以血书者。”这么说,好文字真成了苦大仇深的血泪状了。

我还是不以为然:若是悲惨就是最好的文学,大家不如就投笔自残得了。

有人喜欢把自己视为世界的对立者,或被侮辱与被损害者。前不久参加一个读书会,有人把这帮爱书的人尊为“局外人”。是否把自己从正常的世界里摘出来感觉很爽?不知道。我只知道阅读或写作,双脚离地的可能为零。活到什么境界,就读到什么境界,写到什么境界。因此永远没有自虐的必要。

可爱的文字必以血书乎?打死我也不信。血泪可能洗出花来,人生的困厄对内在世界形成的压力,的确能够使文字迸发出耀眼的光彩。不过,毕竟更多乃至更好的花,是水浇出来的。

马素芳

蜗牛
快跑



办公室生活应该养鱼

我们办公室里养了好几条鱼,先是金鱼,可普通可傻连玉米都敢往嘴里吃的那种。后来因为集体发烧感冒,除了一条尾巴三叉的,其余的都不在了。我们把三叉戟送给了一个极懒的同事,到现在它老人家还万寿无疆。

现在养的是孔雀鱼,身子很小尾巴很大,每个月都能生好大一窝小鱼。自从买过来以后,我们就总爱观察鱼肚子,好像自己是妇产科医生一样。可惜它们总也没有生的意思,只是不停地吃、吃、吃。

我觉得每个写字楼的办公室都应该养一缸鱼,而且应该是热带鱼,现在办公室这么干燥,工作这么无聊,对着电脑的时间这么长,还有什么爱好比在办公室放一大缸水和动物更有益的。更重要的是,办公室用电很划算,你可以全天开着净化器、加热棒、水草灯,完全不用担心电费的问题,反正白天都被老板剥削一道了,晚上揩老板的油也算是以牙还牙。

自从养上了鱼,我们几个眼睛也不疼了,脖子也不抽筋了,一口气干十多个小时都不费劲。假如我是老板的话,一定给所有下属的办公桌上都放一缸鱼,或者干脆把办公室的墙壁都掏成海洋馆那样的。到时候,我的员工可以在四处是鱼的办公室里工作,心情好,效率就高。

更重要的是,到时候我可以每天守在门口,朝自己的员工收门票,想到海洋馆一边工作一边看金鱼,您就乖乖交出您的工资卡吧。

我真是一个体恤员工又节约成本的好老板啊。

手扶拖拉斯基

购物季·血拼记



消费可是理财中很重要的一课,只会挣来不会花,照样双手空又空。

一年一次的购物狂潮再过几天就要到了,你准备好血拼了吗?

本期邀请了5位不同年龄、不同收入的人,聆听他们的消费态度,总结他们的消费经验。

—— 详见 C04、C05、C06 版 ——

特写郑州



小邮局里的“忘年交”

现如今手机、QQ、E-mail等通讯工具的方便快捷,使我和许多人一样去邮局寄信的次数少了,可是关于七里河边那家小邮局的思绪却在我脑海中时不时闪过。

2000年春天,我到郑州东南郊七里河边的一家汽配城工作,那时的我结交了很多天南地北的笔友,总是有大批的信件需要寄,但那附近没有邮局,我只能等到休息时,骑半个多小时的车子跑到东明路邮局去寄信……

>>> 详见 C02 版

郑州大发现——C08版



周鸿斌 图

非驴友出行记 骑车去开封

>>> 详见 C08 版

12月6日,单位同事一行7人浩浩荡荡从郑州出发,骑行去开封。

出发时间定在8时30分,大家准时在金水路和未来路交叉口会合,向郑开大道出发。看看大家,头盔、手套、山地车,加上高昂的兴致,实在觉得这是一个轻松的活动,不就是骑车嘛,不就是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地上骑车嘛,不就是骑着去开封嘛!一上路,我就知道我彻底错了……